

上海文艺出版社
Shanghai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库雷西作品系列

Hanif Kureishi

THE NOTHING

虚无

[英] 哈尼夫·库雷西 著 吴忆枝 译

老年就是一轮崭新的童年



Hanif Kureishi
THE NOTHING



虚无

[英] 哈尼夫·库雷西 著 吴忆枝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虚无/(英) 哈尼夫·库雷西著; 吴忆枝译. --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9.2

(哈尼夫·库雷西小说精品系列)

ISBN 978-7-5321-6958-0

I. ①虚… II. ①哈… ②吴…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19598号

THE NOTHING

Copyright © 2017, Hanif Kureishi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2017-034号

发行人: 陈征

责任编辑: 曹晴

封面摄影: 韩博

封面设计: 朱云雁

书名: 虚无

作者: (英) 哈尼夫·库雷西

译者: 吴忆枝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地址: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

发行: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ewen.co

印刷: 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5.375

插页: 2

字数: 88,000

印次: 2019年2月第1版 2019年2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978-7-5321-6958-0/I · 5559

定价: 35.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59404766

谨以此书献给基尔·库雷西

我老了,病了,精液所剩无几。不知道还能有多糟。但就在那个夜晚,我又听到了这些动静。

我敢肯定他们正在齐娜的卧室里做爱。她的房间就在我隔壁。

我想知道这是否是我的臆想。我很怀疑。此前我从未在这房子里听到过这些声音。我们的住所很宽敞,是横向延伸,开放式的。我从不关房门以备在半夜里需要喊我的齐娜。

我一动不动,全神贯注,直到我确定这并非是我的自身幻觉也非迷幻药导致的幻觉重现。那些窃窃私语、低声吟叹、呜咽呻吟接踵而来。听上去像是她的声音。

也可能是他。我的朋友。

长久以来，我随时等候着死亡降临。死亡的念头让我能够赖以生存，并充满好奇。我的视力已模糊，一边的耳朵失聪，尤其在人流涌动和看不清人脸的地方更加耳聋眼瞎。但每天清晨，齐娜还睡着懒觉时，我会舒服地躺着，静静聆听。这栋伦敦的大楼里存在着另一个世界。我听得到走廊外的电梯声，铁门不断开合的碰撞声，大厅里飘来的只言片语，还有电视机和收音机里的声响。整晚，我听见来自性感女郎、不省人事的酒鬼的声音，此起彼伏的警笛声，痛苦挣扎的人们寻求解脱，一墙之隔的各种隐私，还有我妻子的震动棒如同剃须刀似的嗡嗡声。

早晨我听见鸟鸣。这幢大楼对面的树上有十只绿色的长尾小鹦鹉停在那儿歇息，齐娜和我一直留意着它们。这里附近正在施工，维多利亚这一带的整修从未停止过。它完工后的新貌我应该是看不到了。可我还是喜欢那个浓雾笼罩下更像是废弃了的伦敦，空气里弥漫的绝望中透露出一丝战后的庄严与崇高。疯子都被关进了精神病院，而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神志清醒的人境遇却更糟。这是一个单调乏味、筋疲力尽的新世界。我们在伦敦这座纸醉金迷的城市活得太久了。

我享受着自己的日渐衰老，欢喜地目送时光流逝。可眼下，却出了这档子事。

真相总让人猝不及防：我使劲在听，眼皮抽搐不停，口干舌

燥。我的屁股动弹不得，双腿也不好使唤。我在床垫上费力地拖着身体悄悄地朝门的方向爬过去。

我伸手去开灯，却不想碰翻了咖啡杯，它摔在了地上，随即发出一声巨响，如同用铁锤敲打平底锅。

我还是一动不动。

齐娜说我是个生性多疑的丈夫，整天疑神疑鬼，缺乏信任，热衷于看事物的阴暗面；是欲望和疾病的结合体。我的确是靠想象力谋生的，而想象力正是这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

除非是我的邻居们最近开始养起了猪——他们是阿拉伯人所以这几乎不可能——这个新出现的声音显然来自人类。

我屏息凝神，盯着走廊里昏暗的灯光。我闻到了一股香烟味。我想起就在上周，齐娜是怎样帮我梳理头发，轻抚我的胡须并用椰子油给我按摩。她会爱抚我的胸脯，然后揉捏我的双耳。在我嘴里含着温度计向后靠下时，她帮我脱下暖和的雪地靴，抚弄我的双腿和脚趾。

我看不见却听得着，这些动静并未消停。我吃了药，却依然保持警觉。尽管齐娜是看着我吞下去的。她早先对我的态度过分亲切，这无疑是不安的表现，毕竟近来她对我的热情早已不复当年。埃迪端来了水，他跟在她身后，在门口站着，脸上露出一抹耐人寻味的微笑。

我对他说：“晚上好，埃迪，你等会儿怎么回苏活？会不会太晚

了？要不你在沙发上将就一晚？当然啦，我们非常欢迎你。”

我在观察他们。在我表达善意时，他们很有默契地避开对方的眼睛。这下，一切便说得通了。

埃迪点点头说：“太感谢了沃尔多，你总是那么好心。睡沙发挺好的。那明早见，老兄，睡个好觉。”

临睡前，我像往常一样抿了一口双份浓缩咖啡。我爱极了咖啡残留在嘴里苦涩的余味。

这本是个寻常不过的夜晚。但此刻，我很肯定我听见了他们交叠缠绕在一起的声音，时而微弱压抑时而激动欢悦。我猜他们正一丝不挂地躺在一起。

在经历了二十年漫长的婚姻——还伴有二十二岁的年龄差距——我想这是我那忠诚的齐娜头一回出轨。事实上，对于这点我很确定。我曾说过：永远别轻信任何人说的话。但齐娜是值得信赖的。她还没开始撒谎就变得惊慌失措。平日里她总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模样。在印度的童年时光她遭遇过一起涉及谋杀的事件，但除此以外，她在一个体面的家庭里长大成人。你或许会说，她未免过于本分了，没有体验过足够的欢乐。

看来她已经找到一些慰藉来弥补错过的时光。这永远都为时未晚。声音没有停止，我既忐忑又兴奋。我发现即便性能力衰退，但性欲，就像埃尔维斯和妒忌一样，不会消失。我认识八十五岁的老色鬼。谁说性爱一定需要勃起、肉体和高潮？

我开始想象他们的交欢。用的什么体位，她是跪着的吗？他们激情四溢时会接吻吗？饥渴难耐的肉体和乘虚而入的野兽。

我觉得我能目睹这一切。我就是一台运转不停的摄影机，拍过不下二十部电影和纪录片。据一些电影杂志介绍，其中还有几部名列史上一百部最佳影片，或者是二百？我是个电影制片人，我发掘事物，这便是我存在的意义。我们这些导演是和暴露狂共事的偷窥狂。如今到头来，我仍是一个旁观者。

观察让世界在你眼中妙不可言。即便我现在无法动弹，几乎就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植物人，可性爱的感觉却依旧强烈。我回味着她的滋味和她散发的气息。齐娜，我最后，也是唯一所爱，我爱她的身体胜过任何人的。我回想起她在我面前变得多么奔放不顾羞耻，还有我们玩过的性游戏。

此刻她正张嘴迎接他，她的手指卖力地摆弄他的下体。也许他正按她喜欢的样子拉扯着她的头发。

我通过声音加上我的想象，设想各种角度和画面的切换，来制作这段时日以来我唯一能完成的实质性电影——脑海中的电影。我不断筹划重新干回艺术家的老本行。最近我制作完成了几部时长五分钟的电影，还不错，和我从前拍的那些相比有更多自由发挥空间。那会儿我做起事来束手束脚，一切还得看在钱的分上。下回我的好友安妮塔来这时，我得让她瞧瞧。她懂得怎么一边给人鼓气，一边给人泼凉水。

都说爱会改变一个人。或者说人在深陷绝望或是自我唾弃时，会想要一头扎进爱情，力图扭转现状。此刻有些事已经永远改变了。谁曾料想会有这样的变数？我多年来的生活在顷刻间天翻地覆。

我需要时间来平复。虽然时间弥足珍贵，但至少我有整个夜晚来思考，我可以明天再睡觉。

早晨，我在客厅里没发现外套和帽子的踪迹，也没捕捉到动物的气息。埃迪已经开溜了。

就我所知，他在这儿留宿不下十次，就睡在沙发上。通常我醒来时能瞧见他。他爱留下来吃早餐，然后一边穿衣服一边讨论新闻。他食欲旺盛且口味重。他欣赏齐娜的厨艺，尤其是她做的香辣马萨拉煎蛋饼。他能敞开肚子吃，就好像有一阵子没吃过东西并且不知道下一顿饭有没有着落。

我猜他是想在乘车回苏活之前把午饭钱省下。有时他会在离开前洗洗碗，稍微收拾一下。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的公寓成了他的收容所，他把鞋一脱双脚搁在沙发上一边接电话，一边反反复复听着他热爱的令人振奋的爵士乐。

如今既然他们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识相地早早便离开了。他不会想见到我，或者说让我撞见他。不过，我太了解他了，在尝过了甜头后，他会回来再咬一口的。我相信过不了多久。

就是今晚了。

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这段刺激的新关系会如何发展下去。他在和我要花样，这可冒着多大的风险啊。继续肆无忌惮不收手的话，我可什么事都干得出。他被激情冲昏了头脑，只用下半身思考。可我没有，此时此刻，我已想好了后面几步。

天亮了。

齐娜走了进来，掀开窗帘，扶我到轮椅上。我已经有三年时间无法行走，却依然期盼能做回从前的自己。我的身体或许大不如前，但我可以告诉你，老男人会随着年纪增长而变得愈加疯狂。

“睡得好吗？”

她检查了一下我有没有尿床。

“我也不知道，亲爱的。我失去了意识，像昏死了过去。”

“那可真是幸运，沃尔多。我喜欢夜里毫无意识的你。”

她俯身靠向我，送上晨吻和爱抚，我沉醉于她发丝和身体散

发的迷人香气。我喜爱她撩起上衣将双乳完全暴露，缓慢地掀起她的裙子，或是一边发出娇嗔一边将双脚伸到我面前。我每天都是这样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我爱她的脚趾胜过日出。我甚至微笑，她喜欢看到我的目光跳跃，眼睛是我身上唯一还保有热情的器官。

今早她已经洗完澡并换好了衣服。她动作迅速，干净利落地扶我上轮椅，嘴里还哼起了小曲。

我很想问她是什么让她如此忙碌。“你在服用新的维生素吗？”

“为什么这么说？”

我用仅剩的低沉嗓音赞美了她，让她知道她看上去是多么光鲜亮丽，活力四射，她是个多么迷人的女人。在她接近六十岁的时候，亲眼目睹我的衰老和痛苦，她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去游泳，健身，添置新衣。

她瘦得像根香烟，却在我的书房里安了一台跑步机。我现在很少去那儿了，但那里存放着我珍贵的物品：日记、笔记本、海报、脚本、场记板、绝版的色情书籍，还有一张齐娜的母亲头戴面纱的照片，像极了中世纪的幽灵。和她坐下来探讨宗教和慈善时，她让我明白了自己无论身处何处，即便在自家浴室里，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主义者和唱反调者。

那里还存放着鲍伊和伊曼^①寄来的生日卡片，一张我和乔·斯特鲁摩^②的合影，还有一张我和丹尼斯·霍珀^③在威尼斯担任评委时的合照；以及在我完成了《卡拉奇皇后》之后身着女裙、浓妆艳抹，和那些巴基斯坦的变装艺术家们一起拍的照片。有来自同行的信件，毁誉参半。还有我的舞台面具。有一回在超市里齐娜推着我走，我戴着一个黄色面具，紫色锯齿状的大嘴在维特罗斯^④的通道里引起了人们的恐慌和一阵骚动。

我喜欢齐娜在我身旁她的跑步机上气喘吁吁，而我则在计划永远不会拍摄的电影。即便今时今日这种状况下，我依旧渴望拥有一部属于自己的谢幕之作，能让我重拾起创作的希望。有谁听说过艺术家退休？岁月的流逝只会让我们越发疯狂地想要充实自我。

在齐娜研究她的占星术并准备去购物时，善良的巴西女佣玛利亚过来帮我穿衣。

疲惫的早餐过后，我定下心来认真翻看最近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想知道它们能派上什么用处。接着，我会创作语音日记。我希

① 大卫·鲍伊(David Bowie, 1947—2016)，英国摇滚歌手、演员。伊曼·阿卜杜勒·德马吉(1955—)，索马里裔美国人，时装模特、女演员和企业家，民族化妆品领域的先驱，关注慈善工作，大卫·鲍伊的伴侣。

② 乔·斯特鲁摩(Joe Strummer, 1952—2002)，传奇朋克摇滚乐队 The Clash(碰撞)的主唱、吉他手以及创作者。

③ 丹尼斯·霍珀(Dennis Hopper, 1936—2010)，好莱坞电影演员、导演。

④ 维特罗斯(Waitrose)，英国连锁超市，总部位于伯克郡布拉克内尔。

望这个世界知晓我正在做的事。我的头脑里总闪现层出不穷的想法。我必须在自己沸腾前释放一些蒸汽。我们艺术家就如同资本家，能借鉴一切，占为己有。

齐娜对我的赞美表示感谢，准备出门去南肯辛顿。

“你在外面吃午饭吗？”我问。

“今天不。”

“但愿今晚能见到埃迪。他会给我带玫瑰奶球和新电影。他知道我喜欢惊喜。”

“他尽挑那些晦涩难懂的。”

“最好是《钥孔痴汉》^①”。

我抬起手去触摸她的脸庞。她等着我发颤的手和她的肌肤发生轻微的碰触。我想知道她会不会避开。她的确这么做了，只不过没那么唐突。

“齐娜，夜晚有人陪伴我们真好。所幸萨姆瑞和孩子们再过几周就来了，可以让你分散点注意力。我们得商量一下她的行程。”齐娜似乎是在朝我看，但我不确定她是否心不在焉。“我很怕你厌倦了我的抱怨和唠叨，是这样吗？齐娜，请回答我。”

① 《钥孔痴汉》(Keyholes Are for Peeping)，桃乐丝·维斯曼导演的一部喜剧电影，1972 年上映。故事讲述一个维修工冒充婚姻顾问给他的邻居们提供性咨询，这个好色之徒透过大楼里每户的钥孔暗暗窥视着邻居们的床第之欢，而大家却未意识到他们最私密的时刻都成了这个能窥视整幢楼内住户的孤僻维修工眼中的盛宴。

“几个月前，我晕倒三次，整个人憔悴不堪。别忘了，你可是说我‘病怏怏的’而且‘满腹牢骚’。”

“我向你道歉。”

“奇怪的是，现在我很满足。你没注意到吗？”

“我的眼里只有你，我的齐娜。我希望你快乐。”

“真的吗？那谢谢你，沃尔多。我会尽力而为。”

我试图从她的脸上找寻答案，却徒劳无获。如果说多年后她又重新找回了神灵，而她内心深处的不满甚至是幸福喜悦，如今都隐藏起来了。

埃迪是我认识三十多年的老熟人，却算不上是朋友。每年我们会见上两三次面，一起喝酒或是吃饭，有时和朋友一起。他是个不错的陪伴，流里流气，好吃懒做，不劳而获，四处揩油，时刻准备着新的机遇。对于他人身上的古怪，甚至是疯狂，我一直报以欣赏的态度。他仰慕名人，满脑的荤段子张口就来，而任何与润滑的老二、阴道和屁股有关的故事我一向来者不拒，外加任何涉及隐私和癖好的内容。然而直至前不久，过去五年里我只断断续续地见过他几次。伦敦有太多像他这样的人，勉强度日，自生自灭。

每每谈及私事，埃迪总有点儿闪烁其词，轻描淡写，甚至油腔滑调。我从不完全相信他说的话。不过就我所知，他还在做电影记者，会去参加一些电影的放映活动和新闻发布会。我可以和他

谈论任何电影而他通常会有一些有趣的见解。若是我想看部喜剧,这通常很有必要,他总会有好主意。我每天都会看上一部电影,有时两部。

称赞一个人一次,他就永远是你的人了。可惜,我觉得在埃迪身上我表错了情。那一阵子我准是处在心态极佳的阶段。六个月前他开始频繁造访。他或许是个蠢货但并不傻。他摇身一变成了研究我作品的专家,因为计划办一个作品回顾展并且受邀组织一场在国家电影院进行的演讲而特意登门拜访。这对我们双方都未尝不是个好机会。他在替我回忆过往,这让我甚为满意。

然而,至今为止也没有明确的迹象显示这个回顾展还有下文。埃迪空有才华却无所作为,终日忙于寻找我早期的电视电影,只播放过一次就再也不见踪影。我想让他帮我找到我在七十年代拍摄的有关艺术院校和流行音乐的电影;还有关于英格兰北部跳舞马拉松,伦敦南部的摩斯族^①,和八十年代早期未加工的现场流行音乐影像。倘若它们能重见天日我会很高兴,但我并没有那么志在必得。我此生受到的崇拜已经足够,我的自身价值能否再攀上巅峰已经不重要了。我或许行将就木,但就在昨晚之前我仍相当快乐,已然将世俗的评价抛诸脑后。放下

①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英国时尚文化受国外多元文化影响,逐渐形成一种摩登时尚的亚文化,称 Mod。而被这种文化所浸透的年轻一代被称为 Mods,即摩斯族。